

“随遇而安吧”

结束了一天的课程，我急匆匆地从艾因·夏姆斯大学出来，赶往开罗火车站，乘坐回坦塔的火车。我早早到了，离发车还有一个半小时，正好，趁着空隙能休息一下，从早上六点听了一堂又一堂的课，身心疲乏。今天运气真不错！待发的火车已经停靠在站台，我上了车，倚着车窗瘫坐在座位上，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待我醒来，车厢里已经坐满了乘客。我看了一眼手表，已经六点半，可是火车还没有启动！晚点半个小时了。我向旁边的人打听情况，他们说盖勒尤卜出了事故，十之八九要改道盖纳提尔。我心想：“行吧，能发车就行。经常往返开罗和坦塔，还是头一回遇到这样的事，也不知道盖纳提尔是哪条路。”

火车在七点整出发。我掏出几本书，信手翻翻看看。突然，车窗外的灯光熄灭了，农业大道的车流嘈杂声也随之消失，火车穿行在一片黑暗和静默中。旁边的人对我说，这就是盖纳提尔路。“行吧，行吧，可咋就一片漆黑呢？路两边就没有一家店铺？没有一辆行驶的汽车？”我暗自思忖。旁边的人盯着我的脸，似乎看出了我的心理活动，问道：“你还真是头回走这条道啊？”我回答“是”。他大声应道：“哎呀，可别再有了下回啦！”他话音一落，周围响起了一片笑声，我也跟着他们笑了，这是一句善意的玩笑话。我接着他的话茬，说道：“凭主起誓，我可没想走这条道，一定是有人把我推进这趟车的。”又爆发一阵笑声，旁边的男人接着说：“肯定，这不是你选的。不管怎样，随遇而安吧！”又是一句玩笑话。

我丝毫没有在意他说的“随遇而安”，直到火车中途又停了半小时。车窗外还是一片漆黑，只有车厢中间唯一的一盏灯发出微弱的、气若游丝的光。我听见有人说，火车在等对面的车，这条线路是单轨道。他毋庸置疑的语气，像极了那些自诩洞悉事理的专家学者。我问道：“接下来还有这样的情况吗？”旁边的那个人笑着回答：“我都说了，要随遇而安，这整晚随时可能停车。”

我急忙打断他：“‘整晚’？什么意思？开罗到坦塔不过一个半小时的路程！”他似乎理解了我的惨况，收住了玩笑，说道：“你还真是头回走这条道呐！”“是！”这个男人又看了看我，眼神中带着一丝同情，微笑说道：“做点别的事，消磨消磨时间，前半夜能到就是最好的情况了，很可能后半夜才到。”人群再次爆发一阵响亮的笑声，在我听来他们简直是歇斯底里。这个男人还在说：“随遇而安吧！既来之，则安之。”此时，我恨不得堵住他的嘴，心想：“你个傻子！你个乌鸦嘴！说得好像这趟车到不了终点，我只能在这铁笼子里打发余生了”。当你看到这一车厢的乘客对突发事件无动于衷、怡然自得的样子，我相信你会同我一样感到震惊和恐惧，他们让我觉得自己在此处就是怪物。就这样，我在惊恐、不安中度过了近一个小时。周围的每一张脸似乎都写着“随遇而安”，这样的脸遇到任何事情都能习以为常。这是一趟三等列车，挤满了底层劳动者，还有像我这样尚在求学的穷学生，诚然，于他们而言，事故、延误这样的事确实不足为奇。

已经八点了，到站还是遥遥无期。我试着看书，但无法集中精力，旁边一个女人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路，她在喊另一个女人：“纳比勒妈，你那有黄瓜西红柿吗？”一个慵懒的声音回答：“穆罕默德妈，没有。”听声音，她是被叫醒的。“我这有，多着呐，”一个男人的声音：“我老婆吩咐我买三公斤西红柿、两公斤黄瓜，她习惯在冰箱里存两三天的吃食。”穆罕默德妈很快地看了男人一眼，

说：“真主赐你平安健康！大哥，你媳妇要的也就是这些了！真主赐你们夫妻恩爱和睦！”男人听了这番话觉得十分舒坦，他双脚环绕袋子，双手拉着两边的袋口，好像在看护一件要带回家的宝物，生怕磕磕碰碰。他先得意地看了看周围的人，然后才不紧不慢地从袋里拿出黄瓜西红柿。穆罕默德妈一一接过黄瓜西红柿，竟然掏出了一把小刀，接着又拿出干奶酪、水煮蛋和素丸子，备好了餐，她热情地招呼身边的人享用。大家都吃了起来，我看着他们，内心又浮现那个奇怪的念头：这趟列车不能到达终点，我将在这里和这些男人、女人度过余生。这个念头如同一张网，把我和周遭的人笼到一起。

我再次被打断思绪，穆罕默德妈对我说：“年轻人，你也吃点吧。”我谢绝了邀请：“不吃。”她坚持劝说：“路还长着呐，你还不习惯吧，别客气！”她做了个菜卷饼递给我，我再次谢绝：“不吃。”她不达目的不罢休，一定要劝服我。她的执拗让我既尴尬又觉得好笑，只好接过她递来的食物。这时，另一个女人给大家分发番石榴，还有一个在分享葡萄。终于餐食结束，卖茶饮的小贩又准时出现了，他不由分说，就给大家塞茶杯、倒茶，强迫消费。

吃吃喝喝都结束了，车厢里的人总算安静了片刻，但故事的女主角——穆罕默德妈不喜欢这样的沉默。不经意间我看见她捡了别的乘客的小木头箱子，放到自己跟前，然后她对着周围的人埋怨道：“这都算啥事嘛？我们整晚就这样打发了？”每次听到他们说“整晚”，我都感到脊背发凉，但是在这个妇女眼里，情况完全不同，她自有一套人生哲学，不管事情是否如其所愿，她都能泰然处之，她劝说自己：“为啥不和生活友好相处呢？为啥不和生活交朋友呢？”

我又一次被这个女人的声音打断，“跟我一起唱‘法鲁克妈妈的房子’”，人们回应她“嗨嗨”，“树上掉下李子”，“嗨嗨”，人们热烈地附和着这位车厢女主人，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。此时，我看到他们发自内心的欢笑，他们是在嘲笑我们所处的困境吗？或许整节车厢只有我一个人还在思虑火车晚点这件事？或许他们嘲笑的不只是今天的意外，他们在嘲笑生活中所有的烦恼和困难？他们由衷欢笑，将生活的一地鸡毛抛却脑后，尽情享受此刻的快乐。若非此刻亲眼所见，我无法想象人可以如此这般活在当下。

我也跟着他们一起笑、一起歌唱、一起喝彩鼓掌。此时，我想起了邻座男人那句宽慰的话：“随遇而安吧！”